

许渊冲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，集毕生翻译之经验加以发展，提出了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“优化论”，用“美化之艺术，创优似竞赛”这十个字加以概括。

人。

1948年，许渊冲到巴黎大学留学，得以精通法语，深入研究法国文学。其间留学学生组团去罗马，受到教皇接见，学生中只有他懂得意大利语，于是由他代表留学生讲话，可见他在语言方面的造诣之深。

在巴黎，许渊冲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“星期五学会”，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，认识到报效祖国才是真正的出路。1950年，他与数学家吴文俊、画家吴冠中等一起回国后，被分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任教。

许渊冲也把英国和法国的许多名著翻译成中文。他以古稀之年参与翻译普鲁斯特的巨著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（1990），独自翻译了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（1992），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（1993），到78岁时还出版了罗曼·罗兰篇幅浩繁的长篇巨著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（1999）。同时，他也在积极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外文。

傅雷总结出了翻译的“神似论”，而许渊冲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，集毕生翻译之经验加以发展，提出了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“优化论”，用“美化之艺术，创优似竞赛”这十个字加以概括。他还提出“三美论”“三化论”和“三之论”。“三美论”（意美、音美、形美）是译诗的本体论。三美之中，最重意美，音美次之，最后是形美，也就是说翻译是美的创造，所以神似胜于形似，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，努力做到三美兼备。“三化论”（深化、等化、浅化）是译诗的方法论。分别利用加词、换词和减词等方法，通过意译来努力达到神似的境界。“三之论”（知之、好之、乐之）是译诗的目的论。知之是使人理解，这是翻译的基本要求；然后要求好之，能使人喜欢；最高的境界是乐之，能使人愉快。

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许渊冲开始致力于把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翻译为英法韵文。翻译诗词的难处，在于炼字，经典好诗都追求一个“工”字。许渊冲译诗，既要工整押韵，又要境界全出，古典诗词有比喻、借代、拟人、对仗，译后的英法韵文



许渊冲善于将中文翻译成法文，是这一领域的第一人。

中也要有比喻、借代、拟人、对仗，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，唯恐糟蹋中国文化的好东西。他的老同学杨振宁说：“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。从本质上说，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，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。”

就是这么有趣，如切如磋、精雕细琢本是一件“苦”差事，但对于有丰沛热情和深切热爱的人反而是乐事一件。许渊冲经常对着一首诗夙兴夜寐，忧急煎迫，灵感来了又眉开眼笑，喜不自胜。他的学生、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余石屹回忆他在北大教书时的样子，“骑着自行车，‘腾’地一下跳下来，就跟你讨论”。

2010年，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2014年8月2日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，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。

柳鸣九：“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”

柳鸣九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“终身荣誉学部委员”称号，堪称“文科界的两院院士”，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权威人士。